



日本学刊
Japanese Studies
ISSN 1002-7874,CN 11-2747/D

《日本学刊》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作者：徐梅
网络首发日期：2020-04-02
引用格式：徐梅.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J/OL]. 日本学刊.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7.D.20200402.0839.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徐 梅

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关 键 词：日美贸易谈判 货物贸易 农产品 汽车 数字贸易

作者简介：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757.12；F75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0)02-0039-19

2019年10月7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初步贸易协定，标志着启动于同年4月的日美贸易谈判暂告一段落，该协定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回顾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日美之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贸易摩擦，此后摩擦日益增多并逐渐升级，两国频繁展开经贸谈判，美国对日屡屡施压，促使其对美开放市场、减少壁垒，由此也使日本在应对美国压力、缓解和规避日美经贸摩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当前，在新的形势下，日美两国为何再启贸易谈判？已签署的初步贸易协定有何特点和预期效果？未来日美经贸谈判与合作将呈何种发展趋势？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日美贸易谈判的背景

长期以来，各国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一直追求公平获利的目标。然而现实中，由于国际市场规模有限，以及贸易伙伴之间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结构及利益诉求等方面存有差异，各方从国际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很难达到均等化。多方利益的存在以及受益的不均等，又往往促使贸易伙伴之间通过谈判寻找利益平衡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之间的经贸谈判既涉及经济、政治利益，也涵盖个人、集团和国家利益，围绕方方面面的利益相互进行讨价还价。而且，这种利益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会发生变化继而进行调整。日美两国便是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之下，启动了双边贸易谈判。

（一）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政策和双边经贸谈判

2017 年 1 月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奉行“美国优先”外交、施行贸易保护政策，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多边框架，并希望本国制造业回流、外国企业扩大对美直接投资，以增加美国的生产和就业。日本原本希望借助 TPP 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发展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升本国影响力，但美国的退出使 TPP 从 12 个成员变为 11 个成员，日本加入 TPP 的政经意义大打折扣。安倍晋三政府做了一系列公关努力，希望美国能回心转意、继续推进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但结果令其失望。

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进行经贸谈判上，特朗普主张采取双边方式。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认为，谈判对手越少，美国所面临的压力会越小，有利于增强谈判主动性，容易促使对方做出更多的让步，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的这种政策导向，可以说是促成日美双边贸易谈判的根本动因。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 后，与安倍首相商定以双边经济对话方式解决日美之间存在的问题。2017 年 4 月，日美两国正式启动经济对话机制，围绕经济政策、贸易投资规则及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等议题进行对话，日美间的经贸交流与磋商开始从多边转向双边。但是，由于此时的日本更加关注 TPP 多边谈判，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于 2018 年秋季才真正开始。

（二）美国对日货物贸易收支存在明显逆差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半导体等产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汽车产业向美国等地转移生产，日本对美货物

贸易顺差收窄，在80年代曾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但是，日美间贸易收支失衡状况依然存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当月，便批评日本对美汽车贸易有失公平，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对日经施压的一个直接缘由。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访日，即强烈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货物贸易顺差。

如表1所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特朗普上台前后的近五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额徘徊在2000亿美元左右，其中对日出口额在美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保持在4.2%—4.5%之间，自日进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保持在5.6%—6.1%之间，对日逆差额在700亿美元上下波动。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美国对日出口占比低于加拿大（17.8%）、墨西哥（15.6%）和中国（6.5%），自日进口占比低于中国（18.1%）、墨西哥（14.3%）和加拿大（12.8%），对日货物贸易逆差额为689.8亿美元，在美国8729.5亿美元的逆差总额中占8.0%，仅少于中国（3456.2亿美元）和墨西哥（1017.5亿美元），日本是美国第三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①

表1 美国对日货物贸易的发展状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对日货物贸易总额		2122.8	1952.1	1844.0	1974.6	1979.5	2065.1	2203.7	2182.9
对日出口	金额	643.9	548.2	614.7	630.9	638.1	683.0	759.6	746.5
	占比	8.2	6.0	4.8	4.2	4.4	4.4	4.5	4.5
自日进口	金额	1478.9	1403.9	1229.3	1343.7	1341.4	1382.1	1444.1	1436.4
	占比	12.0	8.3	6.3	5.9	6.1	5.9	5.6	5.7
贸易收支	金额	-835.0	-855.7	-614.6	-712.8	-703.3	-699.1	-684.5	-689.8
	占比	18.7	10.9	9.5	9.4	9.4	8.7	7.7	8.0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 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December 2019”，February 5, 2020,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20-02/trad1219.pdf> [2020-03-01]；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 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by Selected Countries and Areas, 1999 – present”，“U. 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1992 – present”，(last updated on December 5, 2019),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 [2020-03-01]。

^①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 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December 2019”，February 5, 2020,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20-02/trad1219.pdf> [2020-03-01].

据日本方面统计，近五年，日本对美货物出口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约为 20%，自美进口额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约为 10%，对美货物贸易顺差额在 600 亿美元上下。^① 可见，美国在日本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显著高于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而且双方各自统计的贸易收支额存在出入，如 2019 年，日方统计的日本对美货物贸易顺差额为 607.7 亿美元，比美方统计的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额少 80 多亿美元。^② 即便如此，日美贸易收支存在不平衡状况已是不争的事实，成为日美间的一个外交课题。特朗普曾在很多场合批评日本，希望其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这也是美国意欲在日美贸易谈判中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取得新进展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日屡屡施压，安倍政府加快拓展对外经贸关系，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主导和推动 TPP 进程，并与欧盟积极展开 EPA 谈判。2018 年 3 月，日本等 11 个成员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7 年 11 月 TPP 更名为 CPTPP），该协定于当年年底生效。同年 7 月，日本与欧盟达成日欧 EPA，该协定于 2019 年 2 月 1 日生效，欧盟对日本取消 99% 的进口商品关税，八年内分阶段降低汽车关税，日本对欧盟也将逐步削减农产品等关税。据日本官方测算，覆盖 6 亿多人口、经济规模约占全球总量三成的日欧 EPA，将拉动日本 GDP 增长 1%、增加 29 万个就业岗位。^③

自上述两个贸易协定生效之日起，日本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 CPTPP 成员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欧盟成员的进口农产品实行减税或扩大配额等优待措施。这些国家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大多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对其扩大市场开放，意味着美国的相关产品对日出口会陷入不利境地。譬如，日本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牛肉进口关税率低于 30%，今后还将继续下调，但对来自美国的牛肉进口征收 38.5% 的高额关税，致使美国产牛肉在日本市场失去竞争力。2019 年 1—4 月，在日本国内市场上，来自加

^①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主要国・地域別長期貿易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 [2020-03-01]。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の月次貿易動向」、<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 [2020-03-01]。

^③ 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日 EU・EPA 等の経済効果分析（概要）」、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eas.go.jp/jp/tpp/torikumi/pdf/20171221_eutpp_bunsekigaiyo.pdf [2020-02-11]。

拿大、新西兰、墨西哥及欧盟的牛肉进口量显著增长，美国占比相对下降。^① 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国内的生产者和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特朗普政府尽早与日本缔结贸易协定，以维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改变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局面。可见，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也在调整贸易政策。

（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对日合作需求上升

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之后呈不断升级态势。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摩擦遭到中国的关税反制，导致美国农产品订单流失，对华出口大幅减少，大豆等产品价格下跌，美国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为减轻美国农民蒙受的损失，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7月财政拨款120亿美元给予补贴，2019年5月再次宣布分批发放160亿美元。^② 财政支出扩大，加重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2018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到7790亿美元，与GDP之比升至3.9%，创近六年来的新高，^③ 以财政资金补贴农民的做法难以为继。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处境以及国内要求与日本尽快缔结贸易协定的呼声，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快推动日美贸易谈判，并以对日提高汽车关税相要挟。2018年9月，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就启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达成一致，两国将先从农产品、汽车等货物贸易领域开始进行磋商。在日本政府同意有限参与谈判的同时，一些日本汽车企业也开始考虑和规划对美扩大直接投资，以规避特朗普随时可能加税的风险。受中美贸易谈判、美国政府关门等因素影响，原定于2019年1月开始的日美贸易谈判被推迟到4月中旬。

二、日美贸易谈判及初步协定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双层博弈”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谈判的参与者同时

^① 鈴木宣弘「クローズアップ—TPP11・日欧EPA協定発効の衝撃 農産物輸入急増を見極める—」、『農業協同組合新聞』2019年6月3日、<https://www.jacom.or.jp/nousei/closeup/2019/190603-38175.php> [2020-02-29]。

^② Jeff Daniels and Christina Wilkie, “Trump Administration Unveils \$16 billion Bailout to Farmers Hurt by China Trade War”, May 23,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5/23/trump-to-give-16-billion-to-farmers-hurt-by-trade-war-sonny-perdue.html> [2020-03-02].

^③ 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 “Treasury: 2018 Deficit was \$ 779 Billion”, October 15, 2018, <http://www.crfb.org/blogs/treasury-2018-deficit-was-779-billion> [2020-03-02].

处于两个层面的博弈：其一是与国外对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其二是尽可能满足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需求而使协议获得接受。它强调国际谈判中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政治因素的互动，两种因素在决定谈判结果方面同时和相互发挥作用。如果参与谈判者对结果不满意，很可能导致谈判受挫或无果；如果国内相关利益方对结果不满意，则会影响执政党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导致领导人下台。

具体到日美贸易谈判，日本既要应对美国这一强大对手，在谈判中力争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面对国内各政党、国会议员、机构代言人、主要利益集团代表等，尽可能使谈判结果能为国内所接受。而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反向压力和制约。但是，从具体实践来看，日本在以往的日美经贸谈判中一直努力协调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出现过很多践行“双层博弈”理论的成功案例。比如有学者就认为，日本《大店法》的制定、修改到最终废除，是日本在美国外压与国内各利益集团内压之间有效利用双层博弈的集中体现。^① 此次日美之间有关汽车相关产品、农产品贸易的新一轮谈判及达成的初步协定，同样反映了两国之间讨价还价以及各自平衡国内各方利益的“双层博弈”过程。

2019 年 4 月 15 日，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分别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举行首轮日美贸易谈判。双方从削减以农产品、汽车产品为中心的货物贸易关税入手，并将电子商务等有关数字贸易内容纳入讨论议题范畴。特朗普为获取国内农民的支持，为 2020 年大选加分，希望日本对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尽早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而安倍因 7 月份面临参议院选举，有意绕开敏感话题，以避免影响自民党在农村的“票田”和政局。随着选举结束，安倍政府担心特朗普提出更多要求，在美国满足日本基本要求的情况下开始推进与美方的谈判。9 月 25 日，日美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美贸易谈判达成一致，并于 10 月 7 日正式签署初步协定，整个谈判过程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从日美贸易谈判的背景、进展及签署的协定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及美国施压下启动谈判

近几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上台后奉行单边主义，对外

^① 贺平：《规制缓和中的双层博弈——以日本〈大店法〉为例》，《日本学刊》2009 年第 2 期，第 71 页。

挥舞贸易保护大棒，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意在遏制中国崛起之势；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多边经贸谈判；加之英国“脱欧”进程艰难曲折，中东局势风云诡谲，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形势下，日本积极扩展经济伙伴关系，促进对外贸易投资多元化，以增强风险抵御力和战略主动性，保障本国经济安全。美国则从“美国优先”出发，促使日本与其进行贸易谈判，以从中获取美国欲求的国家利益。日美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同盟关系，但日本面对的是强势美国，其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仰仗美国，故在经贸领域往往不得不做出让步。美国也惯于抓住日本的“软肋”对其施压。譬如，特朗普刚上任即批评日美汽车贸易失衡，要求日本汽车企业对美扩大直接投资。于是，2017年1月25日，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将向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丰田工厂投资6亿美元；^①同年10月，在第二次日美经济对话中，日本又承诺对美放宽汽车进口手续。

汽车行业是日本的支柱性产业，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汽车出口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日美经贸摩擦中，汽车及零部件就是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和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产品，也是美国对日施压的主要领域之一。1981年，日本对美汽车类产品的贸易顺差额在当年日本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中所占比重接近80%。^②进入21世纪，对美汽车及零部件出口额在日本对美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1/3（参见表2），列居美国自日进口商品的前两位。据统计，2017年美国的新车销量为1723万台，其中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达376万台，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为170万台，日本在墨西哥等海外生产再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为154万台，日本对美出口汽车数量合计达700万台左右，在当年美国新车销量中约占40%。^③因此，特朗普批评日本通过汽车出口获取贸易顺差，对美国“不公平”，并威胁称将提高对日汽车关税率至25%。

^① 山口秀樹・藤城奈緒「日米間の貿易・投資関係に関する今後の課題—自動車の貿易・投資を中心として—」、『立法と調査』第389号、2017年6月、19頁。

^② 周金凯：《日美贸易失衡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以产业冲击为视角》，《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第6页。

^③ 木村聰史・山本知弘「車関税、警戒強める日本 トヨタ負担増1台66万円試算」、『朝日新聞』2018年8月6日。

表 2 日本对美汽车类产品的出口状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汽车整车	362.1	325.1	362.3	406.0	406.8	409.4
小汽车	352.7	319.3	352.9	396.7	398.8	400.0
巴士、卡车	9.4	5.7	9.2	8.8	7.6	8.7
汽车零部件	92.9	75.8	73.2	79.5	85.6	84.2
在对美出口额中所占比重 (%)	33.7	33.9	34.6	37.3	36.6	35.3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主要国・地域別长期貿易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2020-03-01\]](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2020-03-01])。

日本与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有所不同，即使与美国不缔结贸易协定，日本的工业制品在美国市场同样具有竞争力。但是，如果美国实施加征汽车关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会远远大于提高钢铝产品关税。有测算显示，美国若将汽车关税率提高到 25%，仅丰田公司对美出口一台汽车的平均成本就会增加 6000 美元左右。^① 为避免特朗普政府采取加征汽车关税措施，安倍政府同意与美国进行有限的双边贸易谈判，并事先采取了有利于减缓美国压力的措施。2003 年美国等地暴发疯牛病疫情(BSE)后，日本将自美进口牛肉月龄限定在 30 个月以下。特朗普上台后，要求日本放宽对美牛肉进口的月龄限制，增加从美国进口牛肉，以改善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状况。在临近启动日美贸易谈判的 2019 年 4 月 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将撤销对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三国实施的有关牛肉进口月龄限制措施。

(二) 谈判进展快且基本未超日本要求范围

美国著名谈判学家约翰·温克勒(John Winkler)在《讨价还价技巧》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谈判成功的基础是谈判实力，这种实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能简单地将之等同于经济实力或固有实力。在此轮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也有对美处于主动的时候。事实上，美国一直着眼于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内容在一揽子 FTA，日本则坚持仅就货物贸易领域进行谈判，并称之为“货物贸易协定”(Trade Agreement of Goods, TAG)，以区别于美国主张的 FTA。可见，日美两国从一开始对贸易谈判就存在意见分歧。

^① 木村聰史・山本知弘「車関税、警戒強める日本 トヨタ負担増1台 66万円試算」、『朝日新聞』2018年8月6日。

随着 CPTPP 和日欧 EPA 生效、中日经贸关系回暖，日本对外扩展经贸关系抢占了先机，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漩涡中的美国越来越感受到压力，急于改变对日贸易所处的不利境况。相比之下，日本对美贸易谈判的主动性有所增强，促使美方搁置了一些分歧较大的诉求。最终，2019 年 10 月日美签署初步贸易协定，内容基本上限于日本坚持的货物贸易领域，也未超出日本“以 TPP 为底线”的要求。对日本而言，仅就货物贸易领域谈判并提出自身能接受的标准，对外可避免美国“打包”施压而难以应对，防止美国之外的 TPP 成员要求重新谈判而索要同等条件，对内则不易招致本国利益相关方的抵制。

可见，在日美贸易谈判中，两国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双层博弈”过程。日本政府对美努力提高自身的主动性，满足美国部分诉求的同时，极力保护和兼顾国内各方利益。而特朗普面临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急于获取贸易谈判成果，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利于本国农业的日美贸易协定，以获取国内农民的选票，巩固在一些选区的支持率。因而，特朗普在谈判中不惜降低标准，未向日本提出苛刻的汽车数量限制等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日美间初步贸易协定的达成。

（三）日本守住农产品底线却未达工业制品目标

农产品一直是受日本政府保护的领域，也是遭受指责较多、美国对日经济施压的主要领域之一。日美有关农产品的贸易谈判，集中反映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而决定了最终谈判结果。面对“先发制人”和善变的特朗普，安倍政府需要回应其开放日本农产品市场的要求，但又不能超出国内农业相关利益方的心理接纳度和实际承受力。因此，在谈判中，日本坚持遵循 WTO 规则、以 TPP 标准为底线的方针，一再强调 TPP 条款规定是日本对美农产品开放可做出的最大让步，旨在减少国内相关利益方的担忧和阻力。

2016 年 2 月，包括美国在内的 12 国举行 TPP 签字仪式；2018 年 3 月，不包括美国的 11 国签署 CPTPP。两相比较，有关货物贸易条款的内容基本相同，后者在一些方面甚至比 TPP 有所后退。根据 TPP 条款，日本在保留 443 种农林水产品关税的前提下，对 51.3% 的进口农林水产品立即取消关税，协定生效第 12 年全部取消关税的品类占比将提高到 81%。^① 至于战后

^① 清水徹朗「TPPの日本農業への影響と今後の見通し」、『农林金融』2016 年第 1 号、47 頁。

以来一直被视为日本“圣域”的五类敏感农产品中，将有 29.7% 的品类实行免税，其中牛肉、猪肉类产品取消关税的比率超过 65%，大米类为 25.9%，乳制品、小麦等谷物类和糖类产品取消关税的比率低于 25%，乳制品类仅为 16.5%（参见表 3）。

表 3 日本在 TPP 中取消关税情况

	品类数量	取消关税品类数量	取消关税比率 (%)
所有品类	9018	8575	95.1
工矿业产品	6690	6690	100.0
农林水产品	2328	1885	81.0
五类重要产品	586	174	29.7
大 米	58	15	25.9
小 麦、大 麦	109	26	23.9
砂 糖、淀 粉	131	32	24.4
乳 制 品	188	31	16.5
牛 肉	51	37	72.5
猪 肉	49	33	67.3
其他品类	1742	1711	98.2

资料来源：清水徹朗「TPPの日本農業への影響と今後の見通し」、『农林金融』2016年第1号、47—48页。

根据 TPP 的规定，日本以外的其他成员（不含加拿大）承诺取消 95% 以上的农林水产品关税。^① 美国对日本产酒类、梨、剪花等产品立即取消关税，对大米、牛肉、大酱、酱油等产品在 5 到 15 年内逐步降低关税。以牛肉为例，协定生效第一年对日本产牛肉实行 3000 吨免税配额，第 14 年将配额提高到 6250 吨，大约相当于 2014 年配额（160 吨）的 20—40 倍，第 15 年全面取消关税。^② 可见，日本在对外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方面依然审慎行事，总体免税率低于其他 TPP 成员，由此也拉低了日本贸易自由化水平。日本政府针对敏感农产品市场还制定和采取了稳定经营对策，以避免 TPP 对国内乳制品、肉类等生产者带来冲击。

① 日本関税/外国為替等審議会・関税分科会・財務省関税局『TPP11 協定の概要』、2018 年 3 月 14 日、6—7 页。

② 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TPP 分野別ファクトシート 農林水産分野」、http://www.cas.go.jp/jp/tpp/kouka/pdf/151224/151224_tpp_bunyabetsu01.pdf [2020-02-14]。

而在日美签署的初步贸易协定中，有关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规定没有超出 TPP 条款。根据该协定，以贸易额计算，美国对日将取消 92% 的进口商品关税，日本对美将取消 84% 的进口商品关税。^① 其中，日本对美部分农产品将取消关税，如协定生效后对美立即取消桃子、猕猴桃等水果及速溶咖啡等饮品的关税，5 年后取消香肠、饼干、番茄汁、人造黄油等的关税，6 年后取消葡萄酒、蜂蜜的关税，8 到 16 年内依次取消猪肉、酸奶、奶酪等的关税。对于美国尤为重视的牛肉产品，日本也将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先从 38.5% 降至 26.6%，并在 2033 年前分阶段下调至 9%。^②

这些减免关税措施有利于美国对日扩大农产品出口，因而受到美国农业界的欢迎，美国最大农业合作团体“美国农会联合会”发表声明，对特朗普政府表示感谢，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成果。安倍则称日美初步贸易协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美国承诺不对日本加征汽车关税，对日开放一些工业制品市场。而日本国内不乏抱怨之声，如在野党称之为“不平等协定”，认为日本尤为期待的取消汽车等产品关税问题被搁置，且协定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由此而言，日美贸易协定的自由化水平不高，给日本带来的利益有限。

（四）日美在数字贸易合作上明显存共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新时代，国际贸易在流程、业态等方面出现根本性变化。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超越了时空限制，使各国和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机会扩大、贸易流程简化、交易成本降低，贸易体制得到优化。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使数字贸易真正走向国际市场，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结合热点，引发国际贸易体系向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型体系转型升级。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电子商务”概念出现并一度受到关注。1998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 WTO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全球电子商务宣言》，旨在考察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贸易问题。根据宣言的精神，同年 9 月，WTO 总理事会制定了有关电子商务工作计划，之后因 WTO 新议题不断增加而使该计划被搁置。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WTO 主要成员围绕数字

^① 内閣官房・外務省・財務省・農林水産省・経済産業省『日米貿易協定（概要）』、2019 年 11 月、http://www.cas.go.jp/jp/tpp/fir/pdf/20191118_TPP_setsumeikai_shiryo.pdf [2020-02-14]。

^② 農林水産省『農林水産品の合意の概要』、<https://www.maff.go.jp/press/kokusai/kokusei/attach/pdf/190926-1.pdf> [2020-03-02]。

贸易、电子商务等相关议题提出过多个议案，数字贸易日益受到重视。关于数字贸易，目前虽然尚无公认的统一定义，但已汇聚很多共识，即数字贸易涵盖了可以数字或实物方式交付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数字化交易，包括数字交付的软件、电子书、数据或数据库服务，以及具有数字功能而实际交付的商品和服务，如网购商品、网上预订酒店服务等。它不仅涉及企业间的交易，涵盖全球价值链中进行的交易，也涉及消费者或企业之间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的交易。^① 概而言之，数字贸易包括数字传输的服务以及通过不断增长的数字连接性实现的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所有这些交易均以数据为支撑，依托互联网，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为供需双方提供有形或无形的商品和服务。

截至目前，数字贸易具有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如运输和协调成本进一步降低，通过数据传输或分享信息的成本降低，而且其范畴及政策议题超越了传统贸易，数据流动、数字连接等方式改变着某些服务的不可交易性，将商品与服务捆绑在一起。由于数字贸易对规则标准的要求较高，其发展与各国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目前实施数字贸易战略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或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提议将数字贸易领域纳入议题，并得到日方应和。在 2019 年 4 月下旬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首相表示日美有必要共同推进数字贸易，制定相关规则。对日本而言，发展数字贸易符合其未来发展方向，而将谈判范围扩展到货物贸易领域之外，也可满足美方对日本提出的多领域谈判要求。

三、日美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及未来经贸谈判与合作趋势

2020 年 1 月 1 日，日美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至此，日本的贸易协定相关市场遍布欧美亚几大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达十几亿，日本的对外经贸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其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日美贸易协定的预期经济效果

根据日美贸易协定，美国对日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放宽进口限制，如立即取消或在两年内大幅削减日本产汽轮机、锻造机、塑料加工机械、空

^① OECD, “Trade in the Digital Era”, March 2019, <http://www.oecd.org-going-digital/trade-in-the-digital-era.pdf> [2020-02-13].

调零部件、燃料电池、乐器、眼镜、自行车等产品的关税，^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日本对美扩大工业制品出口。如表 4 所示，据日本官方估算，日美贸易协定将拉动日本实际 GDP 增长 0.8%，其中带动民间消费提升 0.5%、投资提升 0.2%，对进出口贸易存在正反效应。

表 4 日美贸易协定的预期经济效果比较

(单位：%)

	日美贸易协定	日欧 EPA	CPTPP	TPP
实际 GDP（增加额、万亿日元）	0.8 (4)	1.0 (5)	1.5 (8)	2.6 (14)
民间消费	0.5	0.6	0.9	1.6
投资	0.2	0.2	0.4	0.6
政府消费	0.1	0.2	0.2	0.4
出口贸易	0.2	0.2	0.4	0.6
进口贸易	-0.2	-0.3	-0.4	-0.6

资料来源：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日米貿易協定の経済効果分析」、2019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cas.go.jp/jp/tpp/ftr/pdf/191029_TPP_bunseki.pdf[2020-02-12]。

如果与 TPP 拉动 2.6%、CPTPP 拉动 1.5% 的提升效果相比，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经济的拉升作用要小得多，实际 GDP 增加额约 4 万亿日元，仅为 CPTPP 的一半，更不及 TPP 的 1/3，甚至低于日欧 EPA。究其原因，一是日美贸易协定涉及内容较少，日本称之为 TAG，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FTA，自由化的内容和水平有限；二是日美贸易协定仅限于双边，所涉成员少，难以在大范围内降低经贸往来成本，无法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农产品市场开放，是日美贸易谈判及协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日本对美削减农产品关税，会导致美国廉价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给日本农产品价格造成一定冲击，国内农民及农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测算，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日本农业产量将减少约 600 亿—1100 亿日元，其中牛肉减产约 237 亿—474 亿日元，奶酪等乳制品减产约 161 亿—246 亿日元，猪肉减产约 109 亿—217 亿日元，小麦减产约 34 亿日元，橙子等柑橘类减产约 19 亿—39 亿日元。如果再加上 CPTPP，两个协定合计将导致日本农业产量减少约 1200 亿—2000 亿日元，几乎增加了

^① 内閣官房・外務省・財務省・農林水産省・経済産業省『日米貿易協定（概要）』、2019 年 11 月、http://www.cas.go.jp/jp/tpp/ftr/pdf/20191118_TPP_setsumeikai_shiryo.pdf[2020-02-14]。

一倍。(参见表5)当然,由于日美贸易协定刚生效不久,其实际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是,从长期来看,日美贸易协定会使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到日本,对日本农业产生“促进竞争效应”,进而推进其国内农业改革及市场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率。另外,对日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CPTPP、欧盟成员来说,日美贸易协定会带来“贸易转移”效果,牛肉、猪肉、红酒、乳制品、部分谷物等农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将加剧,市场份额会受到挤压。

表5 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农业产量的影响估算 (单位:亿日元)

品类	日美贸易协定下的减产额	CPTPP + 日美贸易协定下的减产额
大米	除外	0
小麦	约34	约65
大麦	约0.5	约4
砂糖	0	约52
淀粉	约0.5	约0.5
牛肉	约237—474	约393—786
猪肉	约109—217	约148—296
乳制品	约161—246	约182—276
柑橘类	约19—39	约26—52
苹果	约2—5	约3—7
鸡肉	约16—32	约16—32
鸡蛋	约24—48	约24—48

资料来源:农林水産省『「日米貿易協定による農林水産物の生産額への影響について(試算)」の品目別参考資料』、2019年10月29日、<https://www.maff.go.jp/j/kanbo/tag/attach/pdf/index-3.pdf>[2020-02-12];农林水産省『「日米貿易協定とTPP11を合わせた農林水産物の生産額への影響について(試算)」の品目別参考資料』、2019年10月29日、<https://www.maff.go.jp/j/kanbo/tag/attach/pdf/index-4.pdf>[2020-02-12]。

(二) 日美经贸谈判与合作发展趋势

依照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对日贸易谈判方针,涉及货物贸易、汇率条款、投资、金融、通信服务等22项内容,它们都有可能被纳入今后的日美谈判中。从此次日美贸易磋商的过程及签署的初步贸易协定来看,未来日本与美国之间在经贸领域的谈判与合作可能会出现以下发展态势。

1. 汽车贸易问题仍将是美国对日经贸施压的筹码。

在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承诺对美开放农产品市场,同时希望美国对日

取消汽车等工业制品关税。但在目前签署的日美贸易协定中，美方并未承诺汽车关税问题，而仅仅写入了日美双方今后将继续协商汽车关税等问题。这一表述十分含糊，受到诸多质疑，如：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今后日美贸易谈判能否顺利展开？特朗普口头上承诺对日本不加征汽车关税，这种情况能否持久？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对美国而言，搁置汽车关税等问题可为其今后对日谈判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继续践行“美国优先”政策。

回顾日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美国在汽车领域对日本施压、双方围绕汽车贸易展开博弈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经历了 1973 年和 1978 年两次石油危机后，耗油较多的美国汽车处于竞争劣势，节能环保的日本汽车则畅销世界。1983 年，日本汽车产量占世界汽车产量的比重从 1968 年的 9.5% 上升到 24.1%，这期间美国汽车的占比从 40.6% 下降到 22.7%，到 1989 年进一步降至 19.3%，而日本汽车占比进一步升至 25.7%，比美国高出 6.4 个百分点。^① 随着日本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对美出口大量增加，给美国汽车产业带来冲击，导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企业的业绩恶化。因此早在 1980 年 2 月，美国汽车劳动协会就要求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1981 年 5 月，日本决定将 1981 年度、1983 年度、1985 年度的对美汽车出口量分别控制在 168 万台、185 万台和 230 万台。^② 而且，在卡特总统任期内，汽车贸易问题已被提升到两国政府层面，美国要求日本到其国内投资设厂，增加从美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在此背景下，日本本田技研公司于 1978 年 2 月开始在美国投资建厂，进入 80 年代，日产、丰田、马自达等日本汽车企业也陆续进入美国市场，扩大对美直接投资。

特朗普执政后，屡次批评日美汽车贸易不公平，要求日本限制对美汽车及零部件出口，扩大在美相关投资，同时希望日本减少非关税壁垒，增加从美国的汽车进口。据统计，2018 年日本对美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额在日本进口总额中仅占 1.9%。^③ 美国认为，日本国内的非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汽车等产品的进入。日本则认为，美国汽车在日本销量低于欧洲同类产品，表明美国汽车在日本不受欢迎；美国加征钢铝产品关税也导致通用等美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① 岸嶋衆三「戦後日本資本主義の歩みから見るアメリカの対日政策と農業」、『経済』2012 年第 4 号、132 頁。

^② 萩原伸次郎「日米経済関係の展開と失われた 20 年」、『経済』2012 年第 11 号、62 頁。

^③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編『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北米編』、2018 年、7 頁。

在 2016 年签署的 TPP 中，日本承诺立即取消关税的工业制品种类比率约为 95%，明显高于其他成员 86.9% 的平均水平。其中，日本承诺 8 到 16 年内对工业用酒精、石油、皮革和鞋类制品、部分服装、铜和铅等金属制品取消关税。^① 美国则承诺协定生效第 15 年对日本小汽车进口关税率从 2.5% 降至 2.25%，第 20 年下调到 1.25%，第 25 年取消关税；30 年后对日本卡车进口关税率从现行的 25% 逐步削减至零关税；对日本汽车零部件进口的降税和免税率超过美韩 FTA 中美国对韩国的降税幅度，其中 5 到 10 年内对车体、轮胎等零部件下调和取消关税，对电动车电池在 15 年后取消关税。^② 可见，在 TPP 中，美国追求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待遇的同时，对日本的汽车等优势产品设置了较长的过渡期；而此次日美贸易谈判及签署的协定中，美国在对日汽车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具有更加明显的保护倾向。

从目前美国对汽车相关产品实行的关税措施来看，面向非自贸协定缔约对象的小汽车进口关税率通常为 2.5%，对自贸协定缔约对象的小汽车进口则实行低于 2.5% 的关税率或零关税。在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升级版 NAFTA 即 USMCA 中，美国允许对方一定数量的汽车以较低关税率对美出口，但对超出规定数量的部分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会否对日本汽车相关产品实行严苛的进口数量或额度限制，是日本一直担心的问题。在全球贸易下行风险增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情况下，恐怕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日汽车贸易这张“牌”。

2. 日本对美经贸关系多领域面临难题。

特朗普上任总统后随即宣布美国退出 TPP，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获取对美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特朗普政府对日经贸诉求远不止于当前的日美贸易协定，可能会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双边谈判，从货物贸易领域入手，再逐渐扩展到服务贸易、汇率金融、投资、规则制度等方面，甚至可能出现超越经贸层面的诉求。今后，日本将在多领域面临来自美国的施压。

一是汇率条款。根据美国对日贸易谈判方针，汇率条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日美贸易谈判启动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曾提议将之纳入谈判议题，以防止日本通过引导日元贬值来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日本而言，在对美降低农产品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同时，如果再加入汇率条款，

① 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TPPにおける関税交渉の結果」、2015 年 10 月 20 日、5—6 頁。

② 経済産業省「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における工業製品関税（経済産業省関連分）に関する大筋合意結果」、2015 年 10 月、8—10 頁。

无疑会增添政府的压力，影响“安倍经济学”的顺利实施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因此，日方坚决主张金融问题不应列入贸易谈判框架，故汇率条款被暂时搁置，但其依然可能是今后日美经贸关系发展和经贸磋商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是原产地规则。根据 TPP 相关条款，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求一辆汽车在当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比率须达到 45%—55%。美国国会对此一直存在争议和分歧，这也成为特朗普上台后很快宣布退出 TPP 的理由之一。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新签署的 USMCA 中，规定一辆汽车在当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比率须达到 75%，比之前要求的 62.5% 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① 并且还附有其他条件，如生产小汽车的高工资劳动占比（在时薪超过 16 美元的工厂生产）须提高到 40%，而墨西哥的平均时薪不过 7 美元左右，该条款会显著提高其汽车企业的生产成本。^② 这再次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浓厚的贸易保护色彩。特朗普希望日本汽车企业在美扩大投资和生产、促进当地就业，为达到这一目的，很可能会强化汽车原产地规则，促使日本汽车产业链示向美国转移。

三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在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 USMCA 中，美国加入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即所谓的“毒丸条款”。该条款规定，倘若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商谈自贸协定事宜，需要在启动谈判前的三个月内告知其他缔约方，在拟签署新的协定前至少提前一个月将文本送交各缔约方来评审其影响，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后的半年内，其他缔约方有权以双边协议形式终止已签协定。这一条款十分严苛，一旦签署了协定，便意味着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商谈新的贸易协定会受到严格限制。在今后的日美贸易谈判中，不排除美国要求日本加入类似条款的可能，而这会牵涉日本对华关系乃至中日韩 FTA、RCEP 等区域经贸谈判与合作，恐怕日本无法接受。^③

3. 日本试图与美国共同引领地区及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与标准输出。

随着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贸易增长

^① 馬田啓一「日米貿易交渉のもう一つの断面—脅しとディールの罠—」、世界経済評論 IMPACT、<http://www.world-economic-review.jp/impact/article1352.html> [2020-02-12]。

^② 《美墨贸易谈判给日本车企带来压力》，新华网，2018 年 8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29/c_1123349747.htm [2020-02-10]。

^③ 徐梅：《日美贸易谈判多领域面临难题》，《世界知识》2019 年第 10 期。

路径，并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硬件基础设施、法规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大投入，以便在新一轮的国际贸易竞争以及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获取主动性。美国拥有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大型 IT 企业，在发展数字贸易方面占有优势。与亚洲经济强国日本达成一个有关数字贸易的协定，有利于美国企业优势的进一步拓展，也可作为特朗普在货物贸易领域之外取得的谈判成果而对内扩大宣传，以赢得更多的支持。

对于美方提出将数字贸易纳入谈判范围，日本也无异议。在日本近几年参与签署的多边贸易协定中，大都内含有有关数字贸易的内容。譬如，TPP 中涉及减少数据流动壁垒、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推进数字贸易便利化、加强国际相关协作等内容，后来签署的 CPTPP 中也保留了有关条款。对日本而言，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达成一个有关数字贸易的协定，符合自身利益，其可借助美国实力塑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进而将之作为范本吸收更多成员加入 CPTPP，振兴日本新兴产业，确立日本在亚洲地区有关数字贸易的基础和优势，与美国共同引领和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与标准输出。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主要涉及如下内容：对两国间电子交易产生形成的数字产品实行免税，禁止要求企业公示人工智能（AI）算法，禁止对包括面向金融服务业者的数据本地化规制，接受数字企业投资的国家不可强制设置保存数据的服务器等。以上条款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通自由化，更加有利于美国企业。日美数字贸易协定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数字贸易领域将是未来国际贸易竞争的新热点。

综上分析可以认为，目前日美签署的贸易协定，对日本产生的预期经济效果会大大低于原本有美国参加的 TPP。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预计会按照其对日谈判方针，继续推动日美双边经贸谈判，以进一步扩展美国利益。由于日本对美国总体处于防守地位，其在一些领域仍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当然也会因局部利益重合而与美国进行合作。不管怎样，在当前持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很难精准预判未来局势，在处理和发展对美经贸关系上，日本将朝着实现本国利益目标的方向，不断调整和改进应对策略、协调好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各方利益关系，并顺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从而在动态“双层博弈”中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

Japan – U. S. Trade Negotiations in the New Era: Results and Trends

Xu Mei

U. S. President Trump has implemented the “America First” principle and trade protectionist policies since he took office, opposing multilateralism and advocating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U. S. has a large deficit in goods trade with Japan, the Sino – U. S. trade friction continues and Japan has accelerated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t becomes more necessary for the U. S. and Japan to sign a new trade agreement and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April 2019, the U. S. and Japan initiated a new round of b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 and signed a preliminary trade agreement in less than half a year. The agreement basically does not exceed the field of goods trade required by Japan and only adds some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trade, which reflects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Japan and the U. S. in leading the rule – making process in the newly emerging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The expected effects of the Japan – U. S. trade agreement on Japan’s economy will be lower than CPTPP and Japan – EU EPA, which will make Japan’s domestic agriculture face more intensive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the U. S. in negotiating with Japan, negotiations on such issues as exchange rate provisions, rules of origin, investment and access to service markets will be held in the near future, and Japan will be also faced with some new pressure from the U. S. .

新時期の日米貿易交渉—成果とトレンド分析—

徐 梅

トランプ氏が政権の座についた後、「アメリカ・ファースト」の実践、貿易保護政策の実施を始め、多国間主義に反対し、二国間経済貿易交渉を主張した。米国は大きな対日赤字を抱え、中米貿易摩擦が続き、日本が対外経済貿易関係の拡大を加速させている中で、日米貿易協定を締結し、経済貿易協力を強化する必要性が高まった。2019年4月に、米国と日本は二国間貿易交渉を始め、半年以内で初期の貿易協定に調印し、その範囲は基本的には日本が要求する貨物貿易の分野を超えて、デジタル貿易分野が加わっただけで、新たな国際貿易システム変革の中でルールと基準作りをリードしようという日米両国の戦略的意図をある程度反映している。日米貿易協定が日本経済にもたらしうる効果はCPTPPや日欧EPAよりも大きくなるものになる可能性があり、とりわけ日本農業はより激しい競争に直面するであろう。米国は対日交渉方針に従って、今後日米間で為替レート条項、原産地規則、投資、サービス市場へのアクセスなどを巡る交渉を行い、日本はなお米国からくるプレッシャーとチャレンジに直面するであろう。

(责任编辑：叶琳)